

「德」叔本华
著

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

齐格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
叔本华
著

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

齐格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德)叔本华
(Schopenhauer, A.)著;齐格飞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2840-8

I. ①叔… II. ①叔… ②齐… III. ①叔本华, A.
(1788~1860)-哲学思想 IV. ①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3993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

[德]叔本华 著

齐格飞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25 插页 4 字数 180,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840-8/B·1108

定价 38.00 元

译者序

睽违多年，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又一新译本《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终于与各位读者见面了！说“新”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直耕耘的叔本华系列丛书又有了新的成员；但说“不新”是因为译本中的几篇已有译文，应出版社的要求又重新译了一遍。

《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一共收录了叔本华不同时期的 12 篇文章，其中《论女子》、《论政治》、《论自杀》、《逻辑与辩证法》、《对存在虚无理论的补充》、《关于泛神论的一点看法》、《我们的真实本质的不灭性》以及《对物自体之反面现象的一些考察》均选自《附录和补遗》第 2 卷，《论艺术的内在本质》、《论人类的形而上学需要》和《论人世的痛苦》均选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 2 卷，《论争术》选自《叔本华遗稿》第 3 卷。译本的内容涵盖了叔本华哲学思想中的美学伦理学（包括政治学）、逻辑学与意志形而上学。“意志形而上学”的称谓是为了与其他（特别是与中世纪）形而上学体系相区分，它在 20 世纪以后才出现。

我在译本中将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 Wille 译成了

“意志”，没有采取韦启昌先生的译法“意欲”，在同一套丛书里对同一个概念居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译名，因此，十分有必要向各位读者作出说明。

首先申明，我并不反对韦启昌先生将 Wille 翻译成“意欲”，同时对韦先生多年来辛勤地将叔本华哲学思想译介成汉语的劳动表示由衷地敬佩！

我将 Wille 确定地译为“意志”，纯粹是出于一个稳妥的考虑：第一，“意志”这一译名在东亚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完全就是对应 Wille/Will 这一德文单词，在习惯上和传统上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对译关系。第二，如果单独地将 Wille 翻译成“意欲”，显然切断了叔本华思想中的 Wille 与所有其他意志学说因译名的相同而继续保留下来的纽带关系；叔本华的 Wille 概念，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是十分热络的哲学话题了，尽管叔本华赋予了 Wille 一词一个新的生命，但他依然没有生造出一个新词表达与表象世界对立的另一面，取代 Wille 这个概念。最后，如果说“意志”确实不能满足表达 Wille 真实内涵的要求，我们寻觅一个新的译名，似乎需要就此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不然，今天用 A 译名，明天又有人用 B 译名，届时会给翻译工作和读者阅读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我已将叔本华的《颜色理论》的大部分内容翻译完成，最后没有放进新译本的原因是，叔本华是在批判牛顿和歌德色彩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关颜色的假说，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的颜色理论。我并非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担心不能正确地将原文翻译出来；加之目前国际上针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极其稀少，暂时将叔本华的《颜色理论》束之高阁了。期待和

欢迎从事物理学、光学研究和从事相关工作的读者们,以及熟识歌德色彩理论的学者们,可以不吝赐教,如有可能来共同研究叔本华的颜色理论,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最终将《颜色理论》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是为序。

齐格飞

2015年4月于莱茵河畔

目 录

译者序·····	1
意志形而上学导读·····	1
论女子 ·····	10
论政治 ·····	30
论自杀 ·····	66
论争术 ·····	74
逻辑与辩证法·····	128
论艺术的内在本质·····	144
对存在虚无论的补充·····	152
关于泛神论的一点看法·····	163
论人类的形而上学需要·····	168
论人世的痛苦·····	209
我们的真实本质的不灭性·····	229
对物自体之反面现象的一些考察·····	251
后记·····	263

意志形而上学导读^[1]

围绕叔本华哲学的意志形而上学，本书选译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中的《论人类的形而上学需要》与《论人世的痛苦》，以及《附录和补遗》第2卷中的《对存在虚无论的补充》、《关于泛神论的一点看法》、《我们的真实本质的不灭性》、《对物自体之反面现象的一些考察》等篇目。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的最后一章“后哲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

在这本书的结尾我想就我的哲学思想再说一点内容，正如我曾说过的，我的哲学并不是要以僭越的方式把世界存在的最后根源一一诉说出来，倒不如说我的哲学就根植在内在与外在经验的现实之中，我的哲学向每一个人都敞开，我的哲学证明了内在与外在经验中真正最为深刻的连续性为何物，但是却又根本不需要逾越经验走入什么外在于世界存在的物之中，走入外在于世界之物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我的哲学中没有一条结论指向异于可能经验的实在之物，而是干脆在外部世界与自我意识所给予的东西上来谈论问题，从而就在世

界本质的内在连续性中把握住世界的本质。用康德的话来说，我的哲学便是内在的。

所谓内在即是相对于超验而言的，区别在于内在的哲学不再去追问：

为什么以此种方式证明出来，为什么不以别的什么方式？

叔本华举例说，当人们继续向他追问：

那自由地肯定了自己的意志，因此现象世界得以呈现出来，以及自由地否定了自己的意志，因此我们便不再认识什么是现象的意志，究竟从何而来？难道说是那经验彼岸世界中的厄运，根据一份糟糕透顶的折中方案，用一个由痛苦与死亡主宰的世界替换掉意志，或者说以此来否定自己最内在的本质吗？还是说为了维护意志，就要将无限美好的安详状态打破吗？

以及当我们再问：

要是我不是生命意志，又该是什么？

便不再是叔本华哲学所能够回答的，因为

或许只能这样来回答这一问题了，那即是说我们智力最

普遍与最寻常的形式是根据律,根据律只能运用于现象而不能诉诸物的本质。所有从何而来与何以如此的追问都涉及了物的本质问题。

叔本华提醒过我们,康德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的智力不可能被运用到物自体之上,那作为意志工具的智力,根本就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

知识只是作为我们的大脑现象为我们所知,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没有权利去做他想做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理解的是世界之为世界的那副模样,世界是现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我们自身为直接出发点,借助自我意识的分割去认识正在现象中显现出来的东西,然后捏着这一把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在所有现象的整体性上对所有的现象进行解码。

哲学便是对这世界的解码,叔本华在《论人类的形而上学需要》一文中如是说,解码即意味着只能依靠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来尝试解开世界之谜,而

物的内在本质自身不是自我认识着的东西,不是什么智力,而是不可被认识的,知识无非是偶发性的附属物,是本质成为现象的辅助工具,从而只能依照知识为其他目的(即个体意志目的)服务这一特点,以不完善的方式将物的内在本质接收过来。由此可知,对世界的存在、本质和起源要求一个全面

的解释,要求一个还原到最终根据之上并且满足所有要求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哲学的界限,也是所有哲学的界限。

表象世界是意志世界的客体化,这一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意志世界是一,而表象世界是多,表象世界由于根据律,也就是受制于我们的认识能力,表现为多。叔本华宇宙中的一与多的关系展现在意志的客体化过程中,叔本华说:

这个一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自我呈现为多,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人们现在可以在我这里找到答案了——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人说成是小宇宙(Mikrokosmos),不过我却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我证明了世界其实是一个大人(Makranthropos),只要意志和表象就像大人的本质那样,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遗漏地被诉说出来,更正确的说法毫无疑问还可以是这样,即以人为出发点来教导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因为只有以直接被给予物为出发点,也就是从自我意识出发,才有可能解释清楚间接被给予的,即解释外部直观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某种泛神论式的主张,叔本华自己也承认其哲学与泛神论思想家(包括哲学家与神学家)的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本质上

我和泛神论者只是在 *εν και παν*(一与多)这个问题上有

着共通之处,而不是在 $\pi\alpha\nu\ \theta\epsilon\omicron\iota$ (神无处不在)这个提法上有什么共鸣,我并没有逾越经验(最广泛意义上的经验)来开启我的思考……我与泛神论者的区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泛神论者的 $\theta\epsilon\omicron\iota$ (神)是一个 X,一个未知值;而意志相反,对我们而言,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是确定的已知,是直接被给予的,毋庸置疑可以被用来解释其他事物。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从已知出发来解释未知,而不是相反,用未知来解释已知。(2)泛神论者的 $\theta\epsilon\omicron\iota$ (神)以启示出自己为乐,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统治,或者向人们显示出神迹。我们撇开添加在神名义之下虚荣的矫揉造作不论,则神是有责任也必须将世界上数不尽的灾难一并祛除,但是在这世界与(设定出来为)神所拥有的优越性之间,依然存在着令人惊惧与恐怖的矛盾。然而在我这里,意志通过客体化(就像客体化被取消时的情形一样)成为了自我的认识,从而对意志的扬弃、转变与解脱也就变得可能。伦理学正是基于此点,从我这里获得了一个安全的基础,可以完整地演绎出来,并且还可以与伟大深邃的各种宗教,也就是与婆罗门教、佛教以及基督教协调起来,唯独不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相适应罢了。美之形而上学也借助我的基本真理得到了全面的诠释,不再需要藏身在什么空洞的辞藻之后了。也只有在我这里,世界的灾难才从整体上被诚实地承认了,世界上的各种灾难之所以会以此面目昭示于人,则是因为其实对何为灾难本源的回答与对何为世界本源的回答是一致的。……(3)我以经验为出发点,从自然而然给予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出发,回溯到意志的身上,把意志当成是唯一

的形而上学之物,也就是当成一个不断向上提升的分析进程。泛神论者们的出发点却完全相反,是一个不断向下降低的综合进程:所以他们的 $\theta\epsilon\omicron\varsigma$ (神)有时候也被叫做实体或者绝对体,从他们的神那里要求或者强求一个出发点,就是用全然的未知来解释所有我们更熟悉的事物。(4)在我这里,世界并没有把存在(Seyn)拥有的所有可能性都填得满满的,却还为一样东西预留了许多的空间,那便是我们从消极的层面上称为生命意志之否定的东西。泛神论本质上却相反,是乐观主义:假如说现在这个世界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便不要逾越了这个世界。(5)泛神论者们认为,直观的世界,即作为表象的世界,也是内驻于世界中的神一次有目的的启示,但是这当中并未包含任何有关这一启示如何生成的内容,倒不如说其自身还要一个解释。在我这里,世界作为表象纯粹是 *per accidens*(偶然)发生的,智力与其对外部的直观,只是首先充当了动机的生成媒介,来为更全面的意志现象服务,该种媒介不断提升自我的直观性与客体性,世界便在直观性与客体性之中。

叔本华的唯一意志主义(Voluntarismus),即意志形而上学带有鲜明的悲观主义色彩,叔氏的悲观主义主要体现在其伦理学和解脱论之中,更准确地说,我们应当在意志形而上学的核心,也就是在意志这个假定上来窥探其哲学中所凸显出来的悲观主义论调,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悲观主义与斯宾诺莎的乐观主义之间存在的矛盾:

康德提出了对所有怀疑神学的批判之后,德国的哲学思考者们几乎全部都重回斯宾诺莎那里去了,乃至各种已知的错误尝试也都被冠上了后康德哲学之名,不过那些人纯粹都只是在粉饰空谈,他们的学说都是没人能懂的空话,是扭曲变形的斯宾诺莎主义。就我的理论与泛神论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番叙述之后,我还想就与斯宾诺莎主义相比特殊的地方再做一点补充。我的理论与斯宾诺莎的关系就好比《新约》之于《旧约》。《新约》与《旧约》的相同之处只是在于拥有同一个造物主。与此类似,世界在我这里以及在斯宾诺莎那里,都是由内在的力量生发出来,并且依靠自己变成了世界。不过在斯宾诺莎看来,永恒的实体(substantia actema)才是世界的内在本质,他将这一本质冠上了 Deus(神)的称号,世界的内在本质就其道德性格与价值而言,便是耶和华,那为自己创造的世界拍手称快的造物主,发现所有的东西都美极了,πάντα καλὰ λίαν(一切都甚好^[2])。斯宾诺莎除了撤去神的个别性之外并无其他贡献,世界以及在世界中的一切在他那儿都好极了,正如其应是的那样……简而言之,便是乐观主义。斯宾诺莎的乐观主义犹如《旧约》一样蕴含的伦理成分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就是错误的,有的地方简直令人反感——相反,意志说或者说世界的内在本源并不是耶和华,更像是在说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耶稣,或者是与耶稣一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具体采取哪种说法因决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的伦理学便因此与基督教伦理学协调了起来;但是只要斯宾诺莎还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那么他在《形而上学论》^[3]中教

导给我们的也就只有那些东西。斯宾诺莎直到晚年才察觉到那个二元论中的基本错误,至此之后他才开始间接地扬弃二者之间的对立……与所有洛克之前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如出一辙,他们都是以概念为出发点,却没有在此之前来探究概念的根源何在,那些概念何以充当实体、原因,等等,而这些实体和原因在随后的推演过程之中,其效力迅速地膨胀——那些在我们的时代中不再拥护流行斯宾诺莎主义的哲学家们中,如雅各比^[4],大多数人是被宿命论的鬼影从新斯宾诺莎主义中拉了回来。然而任何一种宿命论学说无非是说,世界存在以人类种族的批判性立场为前提,进而溯回到某个绝对的、不可解释的必然性之上。而那些哲学家们的理论则是相信说,所有一切都维系在一个点上,世界是从外在于世界存在的本质所产生的自由意志行为中被推导出来的,好像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前确知,他们的理论似乎比前两者都要更正确,或者说就我们的视野而言要更加完善。尤请大家注意,这样一来便提前设定了没有第三种可能性(*non datur tertium*),如今任何一门哲学都要么只是代表了这种或者代表了另一种而已。我从中脱离的方法是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第三者(*tertium*):世界是从意志的行为中生发出来的,但此意志行为是我们的意志行为。我们的意志行为是自由的,因为必然性只在根据律那里有意义,而根据律纯粹只是意志现象的形式。尽管现象在其显示的过程中是绝对必然的,我们却依然可以从现象中察觉到意志行为的特征,并另辟蹊径。

注释

- [1] 根据《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中“后哲学”篇撰写该篇导读。在“后哲学”篇中，叔本华对自己的哲学及其对象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为方便读者，特别是为使未接受过专门哲学训练的读者，也能顺畅地理解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故请允许我将《后哲学》一文以一篇导读的形式翻译出来。文中仿宋体字均译自“后哲学”篇。——译者注
- [2] 参见《圣经》创世记第1章第31节。——译者注
- [3] 书名的原文是 *Cogitatus metaphysicus*。——译者注
- [4] 应指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1743—1819)，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论 女 子^[1]

§ 362

席勒那首思绪辗转，借助反题与矛盾的手法写成的名诗《女人的高贵》，我以为反不如茹伊^[2]，茹伊的诗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对女子的赞美却很真实：

无女人，则无物以助生之诞，则无生之乐，亦无死之慰也。

拜伦在戏剧《萨丹纳普鲁斯》第一幕第二场中，比茹伊更为激动地抒发道：

楔 子

母腹孕育生命，
她唇教你牙牙学语，
她手拭去你的初泪，
她耳常听你的衷肠，